

近松門左衛門 (1653-1725)

●曾根崎情死

敘述者：

向世界告別，向夜晚告別。
往死亡之路走去的我們該比擬為何？
恰似通往墳場的小徑上的霜雪，
隨著向前跨出的每一個步伐消融：
這場夢中之夢何其憂傷。

德兵衛：

啊，你計數鐘聲了嗎？預告天將破曉的
七聲鐘響，已經敲了六響。
剩下的那一響將會是我們此生聽到的
最後一聲回音。

阿初：

它將與解脫之無上幸福唱和。

敘述者：

再會了，不僅僅向鐘聲道別，
他們最後一次將目光投向綠草，樹木，天空。
雲朵飄過，無視他們的存在；
閃亮的北斗七星倒映水面上，
牛郎織女星在銀河輝耀。

德兵衛：

讓我們以梅田橋
為鵲橋，立下誓言
生生世世作牛郎織女星。

敘述者：

「我衷心願意」，她依偎著他說。
他們潛潛淚下
河水也隨之高漲。
河對岸茶舖的樓座上
尋歡作樂的人們尚未入眠，
在通明燈火下高談闊論，
閒話殉情事件今年收成的好壞。
他們聽之心情沉重。

德兵衛：

多麼奇怪的感覺！在昨天，甚至今天，
我們談論這類事情總覺得事不關己。
明天我們將出現在他們的閒談中——
世人若想吟唱我們的故事，就隨他們唱去。

敘述者：

而現在他們耳邊響起這樣的歌：
「你為什麼不娶我為妻？
或許我的愛對你毫無意義……
無論我們相愛或者哀傷，
命運與世事皆無法如我們所願。

今天之前我們的心未曾
一日舒坦，一夜安適，
不為命運多舛的愛情所折磨。
我何以至此？
我永遠忘不了你。
你若想棄我而遠去，
我絕不容許。
親手殺了我吧，
不然我不讓你走。」
她淚流滿面。

德兵衛：

那麼多的歌曲，今晚唱出的
居然是這首歌，但不知歌者是何人？
我們是聆聽者。歌裡的人一如我們，
走同樣的路，經歷同樣的試煉。

敘述者：

他們彼此相擁，傷心哭泣，
像萬千戀人們，希望
今夜會比以往更長些。
然而無情的夏夜短暫一如往昔，
不久雞啼聲即將驅走他們的生命。

註：此處所譯是日本江戶時代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淨琉璃（傀儡戲）《曾根崎情死》最後一景中著名的一段。這段以詩的形式寫成的文字，公認是日本文學史上最美的段落之一。《曾根崎情死》（日文原名為《曾根崎心中》——「曾根崎」是地名，「心中」即殉情之意），是根據 1703 年發生在大阪市北區曾根崎神社殉情事件所創作的劇本。男主角德兵衛在舅舅店裡工作，其舅要求德兵衛與德兵衛舅媽之姪女結婚，並要給他錢做生意。德兵衛的繼母代收了這筆錢，但德兵衛已與姪女阿初相戀，因此拒絕此婚事。其舅要求德兵衛將錢歸還，不意德兵衛好不容易從繼母處拿回的錢，卻被其友人詐借不還。哀痛欲絕的德兵衛與阿初遂決定一起自殺。

所譯的這段文字，描繪的即是兩人攜手往曾根崎神社情奔赴死的情景。戲中他們聽到的歌曲是當時流行的一首描述男女殉情的歌。

哈斯（Robert Hass, 1941-）

●三個蘋果

你說你一無所有，什麼意思？
你不可能一無所有。不是有三個綠蘋果
在桌上土褐色的碗裡嗎？神話故事裡
不是有三個蘋果要給三個女神
而那男的得從中挑選——不，有一個蘋果
和三個女神，正如那句名言：
政治不過就是兩塊蛋糕
和三個小孩。不是有三朵黃玫瑰
在櫃台上明淨的玻璃瓶裡，在另一種
與你在埃斯孔迪多港綠色運河邊
草木蔥蘢的邊境看到的水風信子
略似的花它紫色的花穗間？
你還記得胡安稱它們為「大齋期花」嗎，
這讓你領會花萼雪白的噴湧
是一種復活、升起，你看著化療後
剃光頭的康妮，以及她不想錯過
任何東西的一對明亮大眼睛，
你還記得水面突然
活潑起來了嗎：小魚們猛烈地攪動
跳躍，而胡安，指著水中
那引發它們跳躍的東西，大叫「梭子魚」，
而幼小的鵜鶘們俯衝而來，
不太熟練地練習它們捕捉
受驚的銀色小河魚的新技巧？還有
那黑頭的燕鷗，一整群，
也加進來，盤繞飛旋，針一般
刺入劇烈攪動的水？全都一次爆開：
綠潟湖，梭子魚，銀魚，褐鵜鶘，
猛刺著的燕鷗，胡安的笑，驚懼，活潑，
還有康妮藍色的大眼睛以及水面再次
平靜後升起的河流的味道。當然，
有三個蘋果，一個給美，
一個給恐懼，一個給回歸平靜後
康妮的眼睛，紅樹燕在空中，
羞怯的白面彩鸚在風信子花間覓食。

譯註：埃斯孔迪多港（Puerto Escondido），墨西哥港口，距首都墨西哥城八百公里。水風信子（Nile hyacinth 或 water hyacinth），即布袋蓮。大齋期（Lent）是基督教的一個節期（天主教會稱四旬期），在復活節（Easter）之前共四十天的齋戒節期。

司馬特（Christopher Smart, 1722-1771）

●為身材短小向某女士辯白

沒錯，傲慢的美人，你大可嘲笑
那對你大獻殷勤的多情矮子，
但在你令他孤獨失意
而對某個身材巨大的猛男放電之前，
請聽他說話——聽他說啊，即便你不願，
好讓你的判斷力抑止你目光之野心。

聽著，殘殺動武才算男子漢嗎？
窮凶惡極才算偉大嗎？
嘿，用數量和重量來衡量愛人的價值，
這豈是明智或公正之舉？
問問你的母親和奶媽，是這樣的嗎？
我想奶媽和母親會齊聲回答：非也。

外表越是不起眼，
靈魂（一如嚴密禁錮的泉水）
才得以盡情揮灑，永遠如新，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不斷湧出有行動力的慾望，
像爐火女神的火一樣明亮，鮮活，持久。

你年輕的心是否渴望名聲：
你願是後人舉杯頌讚的對象嗎？
詩人們能使你留名青史，
他們誇耀的是「心靈」而非「肉體」的巨大。
月桂鮮少長於龐大笨重的詩人之身，
一如高潔的榲寄生鮮少生於粗壯的橡樹上。

照照鏡子，端詳那臉頰——
花神以其全數玫瑰使之嬌紅；
體態纖柔——神色溫馴——
乳房是用來輕按，不是猛壓的——
那麼，請轉向我——帶著體貼的眼光轉向我，
不要再輕視具體而微的大自然成品。

年輕的阿蒙的確征服了世界，
然而他不見得比我更體面；
啊，美人，若我非得使你臣服，
我願與他，就名聲，就體型，一較高下。
所以，態度輕蔑的美少女啊，請去那邊的矮樹叢，
我要在那兒挑戰你最大限度的愛。

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 1923-2012）

●迷宮

——而現在只幾步遠
在牆與牆之間，
沿這些階梯而上
或那些階梯而下，
接著往左稍移，
如果不是往右，
從牆裡面的牆
直到第七個門檻，
從任一處到任一處
一直到交叉路口，
諸路在此交會
為了再次分離：
你的希望，錯誤，失敗，
努力，計畫和新希望。

一條路接一條路，
但卻沒有退路。
可以走的唯有
在你前面的路，
那兒，彷彿給你安慰，
一個彎角接一個彎角，
驚奇後還有驚奇，
景色後還有景色。
你可以選擇
在哪裡或不在哪裡，
跳過，繞道，
但不可以視而不見。

所以走這邊或這邊，
不然就那一邊，
憑直覺，憑預感，
憑理智，憑運氣
隨便選一條捷徑，
纏繞交錯的小路。
通過一排又一排的
長廊，一扇又一扇的門，
速度要快，因為此刻
你的時間已不多，
從一地到一地，
到依然開放的許多地方，
那兒雖有黑暗和困惑
卻也有隙縫和狂喜，
那兒有幸福，雖然辛苦
只一步之隔，
而在某處，此處彼處，
此方彼方，任何地方，
快樂總被不快樂包圍
一如括弧嵌在括弧內，
而認清這一切之後，

一座懸崖驟現，
懸崖，但有條小橋，
小橋，卻搖搖晃晃，
搖晃，但僅此一條，
因為別無他條。

某處一定有個出口，
對此我全不懷疑。
但不用你去尋找，
它自己會來找你，
它一開始就
悄悄跟蹤你，
而這座迷宮
只為你一人，為你
一人打造，只要你能，
就屬於你，只要是你的，
逃離，逃離——

辛波絲卡 (Wisława Szymborska, 1923-2012)

●少女

我——少女？

如果她突然，此地，此刻，站在我面前，
我需要把她當親人一樣地歡迎，
即使對我而言她既陌生又遙遠？

掉一滴眼淚，親她的額頭，
僅僅因為
我們同一天生日？

我們之間有很多不同點，
或許只有骨頭相同，
頭蓋骨，眼窩。

因為她的眼睛似乎稍稍大些，
睫毛長些，個子高些，
而且全身緊裹著
光潔無瑕的肌膚。

我們的確有共通的親友，
但在她的世界幾乎全都健在，
在我的世界則幾近無一倖存
於同樣的生活圈。

我們如此迥異，
談論和思考的事情截然不同。
她幾近無知——
卻堅守更高的目標。
我遠比她見多識廣——
卻充滿疑慮。

她給我看她寫的詩，
字跡清晰工整，
我已封筆多年。

我讀那些詩，讀詩。
嗯，那首也許還不錯
如果改短一點，
再修訂幾個地方。
其餘似乎沒啥看頭。

我們結結巴巴地交談。
時間在她劣質的錶上
依然搖擺不定而廉價。
在我的錶上則昂貴且精準許多。

空洞的告別，敷衍的微笑，
不帶一絲情感。

她在消失的當下，
匆忙之中忘了帶走圍巾。

一條純羊毛圍巾，
彩色條紋，
我們的母親
以鉤針為她編織的。

至今仍留在我這兒。

辛波絲卡 (Wisława Szymborska, 1923-2012)

●驛馬車上

我的想像力判處我踏上這趟旅程。
驛馬車車頂上的箱子和包裹濕透了。
車內擁擠不堪，喧鬧，窒悶。
有一個滿身是汗的矮胖主婦，
一個抽著烟斗，帶著一隻死野兔的獵人，
緊抱著一罈酒，打著鼾的修道院長，
一個抱著哭紅了臉的嬰孩的保姆，
一個不停打嗝的微醺商人，
一個因上述原因惱怒的女士，
此外，還有一個拿著小喇叭的男孩，
一隻被蟲子叮咬的大狗，
和一隻關在籠子裡的鸚鵡。

還有那個我因他而搭上車的人，
幾乎淹沒於其他人的包裹當中，
但在那裡，他名叫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

他顯然一點都不熱衷交談。
他自皺巴巴的信封拿出一封信，
他一定看過很多遍了，
因為信紙邊緣有磨損的痕跡。
一朵乾掉的紫羅蘭自紙頁間掉落
啊！我倆同聲歎息，飛快將之接住。

或許我該趁此大好時機告訴他
久藏於我心中的想法。
抱歉，先生，這事既急迫又重要。
我來自未來，我知道後來的發展。
你的詩將廣受喜愛和賞識，
你將與君王們同葬於瓦維爾城堡。

可惜，我的想像功力不足以
讓他聽到或起碼看到我。
他甚至未察覺我拉他的衣袖。
他平靜地將紫羅蘭輕放回紙頁間，
將信紙裝入信封，再放進行李箱內，
他看了一眼雨痕斑斑的窗戶，
起身，扣上斗篷，擠到門邊，
然後呢——在下一站下車。

我盯著他看了好幾分鐘。
他帶著他那個行李箱離去，身形瘦小，
直往前行，低垂著頭，
彷彿知道自己是個
無人等候的人。

眼前如今只剩臨時演員。
撐著雨傘的大家族。
拿著哨子的班長，跟在身後氣喘吁吁的新兵們，
滿載豬仔的馬車，
以及兩匹精力充沛等待上套的馬。

譯註：尤利烏什·斯沃瓦茨基 (Juliusz Słowacki, 1809-1849)，
波蘭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

密絲特拉兒（Gabriela Mistral, 1889-1957）

●大氣之花

在穿過草地的半路上
我發現她站在小徑的中央，
每一個路過她身邊，和她說話
或面對她的人，都臣服於她。

她對我說：「上山去——
我從不離開草地——
替我採集雪白的花朵，
堅韌又溫柔。」

我登上苦澀的山
找尋花朵——它們泛白
在峭壁間
半睡半醒著。

當我帶著收穫下山，
我在草地中央找到她，
瘋瘋狂地將潔白的百合
傾瀉在她的身上。

但是她不看這片白色一眼，
對我說：「這次只替我帶回
紅色的花朵。
我不能越離這片草地。」

我和鹿群一起攀登岩塊
並且覓尋瘋狂之花，
那些開得如此紅豔的花
它們因紅而生而死。

當我下得山來，因喜悅而舞顫，
我把它們當做貢品獻出。
她變得如同水一樣
因一隻受傷的鹿轉成血紅。

但，夢遊者般，她注視著我，
說：「再上山去，替我帶回
金黃的花，啊，金黃的花。
我從不離開草地。」

我直接爬上山去
搜尋最濃密的花朵
啊，那些有著太陽和番紅花顏色的花朵，
才初生，卻又永恆。

當一如往常在草地中央
找到她時，
我再一次用花覆蓋她，
讓她彷如置身花園。

因金色而發狂，她
依然說：「我的奴隸，上山

去採摘無色的花朵，
不是深黃，也不是深紅——」

「是那些懷念起雷奧娜拉和李琪亞時
我所深愛的，
睡眠的顏色以及夢的顏色。
我是草地之母。」

我爬上山去
它如今暗如美狄亞，
像一個朦朧但實在的岩穴
沒有磚瓦在高處閃耀。

樹枝上沒有花生長，
峭壁間沒有花開放，
因此我自空氣採集花朵，
輕輕地將它們剪取。

我像個目盲的採集者
彎身撿拾它們，
在空氣中四處剪取
把大氣當做花園一般。

當我從山中走下
前去尋找我的皇后，
她正四處閒逛，
不再蒼白或發狂。

像一名夢遊者
她自草地動身，
而我跟隨，跟隨，跟隨著，
穿過牧場，穿過樹叢。

她滿荷著花朵，
肩雙和手卻如空氣般輕飄，
她不斷自空中採擷，
而風成為她的收穫。

她繼續採著而臉已不見，
她繼續採著，沒有留下足跡。
帶著無顏色的花朵，
不是白，也不是紅。

我依然跟隨，跟隨在後，
穿過霧氣的枝葉
直到她引我走到時間
溶解的邊緣……

周夢蝶（1920-2014）

●九宮鳥的早晨

九宮鳥一叫
早晨，就一下子跳出來了

那邊四樓的陽台上
剛起牀的
三隻灰鴿子
參差其羽，向樓外
飛了一程子
又飛回；輕輕落在橘紅色的欄干上
就這樣：你貼貼我，我推推你
或者，不經意的
剝啄一片萬年青
或鐵線蓮的葉子

猶似宿醉未醒
闌闌珊珊，依依切切的
一朵小蝴蝶
黑質，白章
邊紫丁香而飛
也不怕寒露
染濕她的裳衣

不曉得算不算是另一種蝴蝶
每天一大早
當九宮鳥一叫
那位小姑娘，大約十五六七歲
（九宮鳥的回聲似的）
便輕手輕腳出現在陽台上
先是，擎著噴壺
澆灌高高低低的盆栽
之後，便鉤著頭
把一泓秋水似的
不識愁的秀髮
梳了又洗，洗了又梳
且毫無忌憚的
把雪頸皓腕與蔥指
裸給少年的早晨看

在離女孩右肩不遠的
那邊。雞冠花與日日春的掩映下
空著的藤椅上
一隻小花貓正匆忙
而興會淋漓的
在洗臉

於是，世界就全在這裡了

世界就全在這裡了
如此婉轉，如此嘹亮與真切
當每天一大早
九宮鳥一叫

周夢蝶（1920-2014）

●兩個紅胸鳥

飛過去了，
這兩個紅胸鳥。

多半聊一些昨日雨今日晴的舊事
一些與治亂，與形而上學無關的——
並坐在隱隱只有一線天的
柳枝兒上，
不期而遇的
這兩個紅胸鳥：
一漁一樵。

久違了！
山高？天高？船高？
一個說。且煙波萬里的
揚一揚眉，撲了撲風中
不勝寒的羽翼

山還是山
天空還是誰也奈何他不得的天空
賞心豈在多，一個說：
拈得一莖野菊
所有的秋色都全在這裡了

許或由於生怕自己的蹤跡被識破
許或負傷的弓月
猶殘存著昨夜的餘悸
要不，就是為樹樹愈唱愈苦
愈唱愈不知所云的
蟬聲所誤，說什麼多不如少，少不如無
無不如無無……

終於，飛過去了

搖曳復搖曳
只賸得，只賸得這一線天
不能自己的柳枝兒
守著晨暉，守著
卻是舊時相識，這
自遠方來的細爪帶給他的寒溫
真箇，和不可說

商禽（1930-2010）

●遙遠的催眠

懨懨的

島上許正下著雨
你的枕上晒著鹽
鹽的窗外立著夜
夜 夜會守著你

守著泥土守著鹽
守著你 守著樹
因為泥土守著樹
因為樹會守著你

因為樹會守著夜
鳥在林中守著樹
鳥在樹上守著星
星在夜中守著你

因為星會守著夜
雲在天上守著星
雲在星間守著風
風在夜中守著你

因為風會守著夜
草在地上守著風
草在風中守著露
露在夜中守著你

因為露會守著你
守著泥土守著樹
守著山巒守著霧
霧在夜中守著你

霧在夜中守著河
水在河中守著魚
守著山 守著岸
山在海邊守著你

山在夜中守著你
山在夜中守著海
守著沙灘守著浪
船在浪中守著你

守著海浪守著夜
守著沙灘守著你
守著河岸守著你
我在夜中守著你

守著山巒守著夜
守著泥土守著你
守著星，守著露
我在夜中守著你

守著樹林守著你
守著草叢守著夜
守著風 守著霧
我在夜中守著你

守著聲音守著夜
守著雀鳥守著你
守著戰爭守著死
我在夜中守著你

守著形象守著你
守著速度守著夜
守著陰影守著黑
我在夜中守著你

守著孤獨守著夜
守著距離守著你
我在夜中守著夜
我在夜中守著你

陳黎（1954- ）

●雙聲

1 二十五淑女歌

你敢有聽著阮的聲？
我嘛想欲穿嬌衫，畫
嬌妝，搯一个若真的 LV
坐捷運去上班，做一个
fashion 閣有氣質的 OL

你敢有看著阮的影？
透早出門，行起去渡船
趕早班打卡為著顧三頓
阮是加工出口區的小螺絲
沉落去水內底惹來惹去

船仔傷過重，物件傷過多
上班的時間傷過長
柑仔色的是捷運阮青春
愈轉愈緊的生產線。直直
栽落去的是紅色的死亡線

阮是淑女，對十八歲
辛苦甲二十八，猶原
孤單一个。也想欲買一間
厝，予父母小弟小妹四序
也想欲存嫁妝俗俗仔嫁

騎 autobike 摔倒的少年啊
你敢有聽著阮的聲？
你敢有看著阮的影？
敢有看著無所在安身
無翁婿好靠的阮

佇水邊唱港都夜雨？

2 三腳貓探戈

你敢有聽著阮的聲？
半暝仔夢中，比刀仔較尖
較利的長長的一聲「喵……」
免驚，免驚，我只是一隻
失戀閣失眠的三腳貓

無人格，嘛毋是啥物人才
我是一隻烏貓，做大某毋敢
做細姨勉強，久久啊偷食一改
四支腳予人打賭三支，啊，無
彼號尻川莫食彼號落屎藥仔

你敢有看著阮的影？
佇別人的厝頂跳來跳去，為著

感受厝內底幸福的氣氛。個
叫我「小三」，我喵喵喵
叫三聲，講：我欠你啥賬？
恁人，需要兩個，纔通探戈
我家己一个亂跳亂舞，日暝
顛倒，無需要褪褲。鬱卒
就亂吼，歡喜就四界趕，目屎
佻露水是我無全爸母的姊妹

腳步踏差啥人無？我
毋是失智，只是一時失敗
矢志。音樂照常予響，噢仔
照常共打，三斤的三腳貓
吞會落去四斤烏鼠、五更愁

輪甲塗塗塗，嘛都愛探戈……

註：1973 年 9 月 3 日，一艘由高雄旗津開往前鎮的渡輪因翻覆造成二十五人罹難，皆為任職於高雄加工出口區的未婚女性，她們被合葬在一起，稱為「二十五淑女墓」，後遷移改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台語：嬌，美。閣，又。行起去渡船，走上去渡輪。傷過，太過。四序，舒適。嘛毋是啥物，也不是什麼。賭，剩。彼號，那種。尻川，屁股。個，他們。恁，你們。家己，自己。四界趕，到處晃蕩。佻，和。無全，不同。噢仔照常共打，照常鼓掌、拍手。烏鼠，老鼠。輪甲塗塗塗，輪到一蹋糊塗。

陳黎（1954- ）

●聖方濟向鳥說教

方會長，方濟會的創始者，阿西吉的聖方濟兄弟：十三世紀你家鄉義大利的荒野是什麼樣的荒野？那形形色色的飛鳥穿怎麼樣不同的衣服，唱什麼樣不同的歌，讓你情不自禁為它們準備了一堂美麗的課，一次開風氣之先，愉悅專注又自由自在的戶外教學？它們當你的聽眾，你以荒野眾鳥為師，讓你在二十一世紀同時成為荒野協會賞鳥協會，和環保聯盟的名譽會長那一天陽光燦爛，你走在阿西吉郊外山路上，行過小橋，來到一棵綠色大橡樹下，在岩石上小坐休息，俯看眼前深谷。你聽到後面橡樹林中傳來一隻知更鳥快速甜美的歌唱，彷彿一條流動著許多稀世珍珠的輕快小溪：戴著漂亮黑色便帽、胸部橘紅色的我們的鳥兄弟。你真希望你頭上戴的不是修士的頭巾，而是跟它一樣的黑帽一隻鸚鵡跟著大聲鳴唱，急旋，彷彿被天空的透明嫩枝彈來彈去，真滑稽的小紅鳥！斑鳩姊妹也咕咕地低哼，然後你聽到我們黑頂鶯姊妹反覆多彩的吟唱啊我知道了，花腔女高音就是這麼來的

它引來了更多鳥的歌唱，你甚至聽到你在夢中聽見的黃鸝長笛般澄亮的鳴嚀，歌聲耀動如夕暮中寶石之光的吮蜜鳥，以斷音詠唱的我們的噪刺鶯姊妹……它們的歌聲匯聚成一座飄滿各色驚嘆號、逗號、分號、句號、冒號單引號、雙引號、刪節號的聲音之島懸浮於碧藍的天空之海，宇宙的唱詩班宏偉至美的讚歌。讚美什麼？讚美造物者賦予它們喜悅與自由，用色彩與旋律，和天地，和祂說話，而祂和天地也回我們以色彩與旋律……

你忽然從岩石上躍起，走到橡樹影游動的路中央，展腰，抬頭，像一個耳目心靈剛剛接受美宴招待的客人敬立著準備發表謝辭。你望向兩旁橡樹間歌唱的鳥兒們，它們都靜默下來驕傲又謙遜地擺好受獎、聽講的姿勢「親愛的鳥兄弟姊妹們。」你開始說了「感謝你們用天使的語言，無言的音樂協助我印證祂透露給我們的真理。祂給你們靈活飛翔的羽翼，給你們天空大氣，雲彩，風，日月兄弟，星辰

姊妹，做你們的嚮導和交通標誌。祂給你們色彩繽紛，造型各異的雙層三層羽毛衣，雖然你們不知道如何縫紉或編織。祂給你們高樹，綠草青苔為巢，給你們溪水和泉水止渴安排好你們喜歡的食物，你們不用耕種收割，也無須刷卡或付現。祂愛我們，教我們感受這世界的美與喜悅領受神遊的逍遙……啊，你們繼續歌讚祂吧，以各色各樣的音彩，以一張張不同圖案、不同郵戳，飛向四方的鳥類郵票，以萬物、虛實、真幻間無遠弗屆，即時通、超連結的愛……」

註：聖方濟，又稱「阿西吉的聖方濟」（San Francesco d'Assisi, 1182-1226），天主教「方濟會」的創始者，出生於義大利阿西吉。

陳黎（1954- ）

●敬亭說書

相看兩不厭者
唯有眼前的敬亭山
與我

相聽兩不厭者
唯有敬亭與我，我
說給我自己聽（至多免費
默許我頭上好時多姿
之柳）而且百聽不厭

敬亭山腳下敬亭說書
我的腳本只有一個
非寫在鞋上襪上
更與那牽拖二十五史如
裹腳布的相聲雜嘴
大相逕庭

我借手語唇語帶電的目光之語
花語耳語——
你「聽說」過嗎
我用聽
說書，我聽即我說

我聽世界的河流
人間的河流
餐桌賭桌病床婚床楓葉烽火蜂巢上
深淺明暗涼燙，宇宙金色銀色絕色
曼陀羅花色的河流，帶著咆哮、鏗鏘
錚琮、琮琤、悉索、窸窣、沙沙表情
流過我耳朵的峽谷，化為
飛鳥峭壁雨林星塵斷崖飛瀑
流霞鐘磬萬般聲籟

我的聆聽即歌唱，你們的
也是，如果你願意傾耳一
聽，聽你自己——
而不是聽我。妙的是
你們喜歡聽別人，特別是
聽我，我也
聽來聽去只是在聽
「我」

眼前柳影搖曳的這座
敬亭，全無困惑
它閒逸地聽我
彷彿聽它自己
我聽到它聽到我聽到我
胸壑間響著的一條小溪
蓮步輕移的白衣女子
行走水上，手持香水瓶
忽然間轉身憑空接一細柳
將柳枝細插入瓶中觸水
滴滴濺灑小溪，忽低

忽高，忽遠忽近（啊
她柳枝婀娜柔媚屈仰，我
頭上柳影亦不自禁顧盼搖晃
恍惚，如在夢中）
瓶水與溪水相遇處奇妙
點描出諸般光彩，彷彿百年後
你們在遠方法蘭西畫家畫布上
所見。她俯仰轉旋，愈旋愈急
彷彿水上芭蕾舞女伶傾全部美的
意志展開最後舞躍，屏息連續
轉體，令水瓶分身幻變（彷彿她
有千手）香氣四溢，大小色點
繽紛射放，溢出畫面
在我舌上迸出一朵朵蓮花

燦然矣，敬亭山前
旁若無人的自言自語

風這時暫停，讓亭外柳影
立正片刻，向我
也向它自己敬禮
讓這觀音、聽色
敬萬象眾念錙銖
珠璣語字的敬亭
留名於我的舌端

註：柳敬亭（1587-1670），明末清初著名說書人。被讚謂：「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

陳黎（1954- ）

●〈一百擊〉之2：他和她

他
人也
人也，他：
他和他和
他……他們如果
齊湧向地球的
一邊（譬如說南邊）
可能就構成了一個
男半球。他們絕大多數
時候是一元論者，或者是
1 元論者（有些不免略為右
傾或左傾），總之他們一字堅持
下半球思考。1 是最重要的關鍵
字：1 生懸命。1 路走來，始終擺盪如
1。1 心 1 意營造 1 流人夫人父人子
形象，1 不小心露出馬腳也要 1 馬當先
硬凸到底（「硬」是男半球最高美德，凹屬另一
半球），在 1 中各表，1 分為二顧左右而言它或
她或他。他，也叫你或我或我們或人們。人們力求
表現，常常犯錯，常常說謊，但總是說：人也，誰不都是
這樣。這就是做為他的好處：人也，誰不都是這樣？誰叫
他就是人也。人之初，性本善，初之後自然就不善了。但偏
偏人們說要壞才有人愛，這真是太有趣，太可愛了。但他有
一個缺點，有一個矛盾，就是排他性很強。他，就是人也，怎麼還
排他呢？那不就是變成「自排」車了嗎？他媽的，你解釋給她們聽聽

她們最近流行出來選總統（並且當總統），說：他是一家之主，我們
是一國之主。她們不是誰的另一半。兩個半球在身，她們自身
具足，自己就是完整的全球。她們自然有她們獨有的特色
譬如奶，譬如媚，譬如嬌，譬如嫩，譬如嫵媚娉婷婀娜妖嬈
譬如妝……說的好！誰不喜歡看媚媚的，妝扮美美的美眉？
讓她當你的妻，你的妾，你的妃嬪，你的姊妹，你的姘
頭，你的婬子，你的娘（除了前面那位姍姍走來的
胖大孀）……妙哉，女權立國，吾人甘迎母儀天下，為
其奴，其婿，其嬖，其娛，其助選委員（你嫉妒嗎？）
她們被稱為「第二性」，她們不在乎被貼上
2 的標籤，不排斥二元論，誰喜歡 1 柱
擎天的候選人？陰陽雌雄牝牡誰先？
凹凸誰深，有容乃大？柔可以克剛
包容讓硬動粗的他終於變軟
她們當然也有缺點，也使奸
也媾嫌，嫵言嫵語中夾帶
閑言閑語。壟斷了巫婆
尪姨禍水等行業和
相關童話故事與
連續劇發語權
她斷不是他
但亦人也
她，女也
女也：
她